

# 重审经验内容的非概念论

## ——基于获得性和构成性的两种解释

郁 锋

**摘 要** 知觉经验的内容是概念的还是非概念的，这一争论成为当代心智哲学和知觉哲学中最重要的论题之一。概念论者和非概念论者的根本分歧在于：知觉经验内容和认知信念内容是否相同。概念论者认为，经验是与信念类似的一种心理表征内容，而非概念论者则否认这一点。非概念论者通过论证人类与动物在经验上的连续性，经验与信念在内容系统性、丰富性和精细性上的根本差别来辩护经验内容的非概念性。然而，这类辩护首先混淆了概念论在获得性和构成性两个层面的不同涵义；其次，它们既不能被看作是对构成性概念论的挑战，也没有彻底击败获得性层面的概念论；最后，对于信念或经验的构成成分到底是什么，这场争论中的激辩双方都没能提供融贯的解释。因此，从目前已有的非概念论论证中不能得出经验内容完全是非概念的结论。

**关键词** 概念论 非概念论 连续性 系统性 丰富性

作者郁锋，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讲师（上海 200241）。

中图分类号 B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8)12-0017-08

在约翰·麦道尔（John McDowell）、克里斯多夫·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等哲学家的推动下，关于知觉经验的内容是概念的还是非概念的争论成为当代哲学百家争鸣中的亮丽一景。概念论者（conceptualist）和非概念论者（nonconceptualist）的根本分歧，在于知觉经验内容和认知信念内容是否相同。概念论者认为，经验是与信念类似的一种心理表征，而非概念论者则否认这一点。这场争论的双方，无论是经验的概念论者还是非概念论者，在辩护与交锋的同时都需要提供一种对于信念、经验以及概念之间三者关系的解释框架。更为重要的是，信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直接影响着概念论者和非概念论者的辩护前提及观点走向。讨论信念和概念之间的关系至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然而这一点在这场争论中却经常被忽视和混淆。本文将在获得性（possession）和构成性（constitution）两个解释层面阐述信念与概念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两种形式的概念论和非概念论的争论，最后将阐述这一区分对重审非概念论辩护策略的重要意义。

### 一、信念与概念：获得性解释和构成性解释

对信念和概念之间关系的获得性解释是这样的，即对于一个能够具有某种信念（例如，具有我的笔记本电脑是银白色的这样一种信念）的思想者来说，他必须要获得相关的概念（至少获得“笔记本电脑”的

概念和“银白色”的概念)。这样的一种关于信念的解释聚焦信念的获得条件：在具有我的笔记本电脑是银白色的这样一种信念状态下，信念的持有者必须要获得相关的概念。在这一思路下，我们如何来定义经验呢？获得性解释的概念论者一般会把对信念的解释方式继续适用到经验上。他们认为经验的获得条件和信念的获得条件是一样的。例如，一个感知者获得某种特定的知觉经验（例如，他看到我的笔记本电脑是银白色），他也必定获得了某类相关的概念（至少获得“笔记本电脑”的概念和“银白色”的概念）。如果这个感知者没有获得“笔记本电脑”的概念，他的经验只能被准确地描述为他看到有一个银白色的东西。进而如果他根本连“银白色”的概念都没有获得，那么概念论者会说看到了某个东西。在对知觉经验的如此描述中，我们能获知感知者是怎样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概念论者指出，感知者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他所获得的概念的功能。<sup>①</sup>

另一方面，获得性解释的非概念论者则坚称即使感知者没有获得相关的概念，他们也能充分地描述自身所感知到的经验。虽然在获得性层面上，非概念论者和概念论者一样，都认同在刻画感知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就能理解感知者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但是，他们并不认同感知者与世界发生联系的方式就是他所获得的概念的功能。泰伊（Tye）和克莱因（Crane）是典型的非概念论的获得说者。对于泰伊而言，“一种心理内容是非概念的，也就是说，具有这种内容的主体没有获得任何我们在刻画这一内容的正确性条件时所使用的概念”<sup>②</sup>。克莱因则这样来说明：“X 处于一种非概念的内容的状态下，当且仅当，要使得 X 处于那种状态，X 不必获得刻画那种内容所需的概念。”<sup>③</sup>

关于概念和信念关系的第二种解释——构成性解释，更直接地说明了信念状态的构成物到底是什么。一般而言，信念是由概念构成的。概念是一种心理表征，其中每一种心理表征又可以由不同的方式组合成更为复杂的表征。“蓝色”的概念和“天空”的概念能够组合成更为复杂的表征“天空是蓝色的”（某个信念状态的表征）。概念的心理表征论和心灵的计算表征理论一脉相承，“接受概念心理表征论的一个重要动机”是这种概念的本质学说能用以解释思想的丰富性<sup>④</sup>。劳伦斯（Laurence）和马格里斯（Margolis）尽管致力于辩护概念的心理表征论，但是他们对于是什么使得一个心理表征成为概念这一关键性问题述之甚少。我们知道，即使所有的概念都是心理表征，也不意味着所有的心理表征都是概念。至少我们可以从直观上推断，概念是那些成为我们的命题态度的构成物的心理表征。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进一步解答是什么使得一个心理表征成为概念这一问题。<sup>⑤</sup>玛修瑞（Machery）认为，概念是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心理表征<sup>⑥</sup>，且强调概念是在“高阶认知过程（范畴化、归纳和演绎推理等）”中使用的心理表征。简言之，倾向于心理表征论的学者们会做出如下断言：我们的概念就是那类储存在长时记忆中或高阶的认知过程中被使用的与我们的信念相关的心理表征。

从构成性解释出发的概念论认为，经验的内容像信念的内容一样，都是一种弗雷格意义上的命题，或者也可能认为，某个主体由感知经验产生的心理表征是由其他更基本的心理表征构成的。相反，非概念论者则主张，经验的构成物与信念的构成物截然不同。经验既不是由弗雷格意义上的涵义构成，也不是由在推理、范畴化等高阶认知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心理表征构成。经验的构成物是某种真实的（或可能世界中的）对象或属性（罗素所定义的实在的对象或属性）。在构成性的层面，非概念论者和概念论者之间的争论是关于信念内容和经验内容种类的分歧（是同一种心理表征还是不同种心理表征）。概念论者把经

① Bermúdez, J. and Aron C., "Nonconceptual Mental Content,"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08 Edition), Edward N. Zalta(ed.), URL=<http://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08/entries/content-nonconceptual/>.

② Tye, M., *Consciousness, Color, and Content*, MIT Press, 2000, p. 62.

③ Crane, T., "The Nonconceptual Content of Experience," *The Contents of Experience*, ed. T. Cra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49.

④ Laurence, S. & Margolis, E., "The Ontology of Concepts: Abstract Objects or Mental Representations?" *Noûs*, 41(4), 2007, p. 565.

⑤ Prinz, J., "Mental Pointing: Phenomenal Knowledge without Concepts,"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4 (9-10), 2007, pp. 184-211.

⑥ Machery, E., "Concepts are Not a Natural Ki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72 (3), 2005, p. 444.

验内容和概念内容视为同一种类，它们同属一种思想内容（the content of a thought）。例如，布鲁厄（Brewer）指出：“一种具有概念内容的心理状态就是那种其内容是主体的一种可能的判断内容（the content of a possible judgment）的状态。”<sup>①</sup>依据概念的心理表征论版本，这种形式的概念论者会主张，主体由感知经验产生的表征也是一种信念表征。而非概念论者则试图去辩护：与思想相关的内容及心理表征实质上和与经验相关的内容及心理表征不是同一种类的，经验的内容不可能是思想的内容，一种经验的表征也不可能是一种信念的表征。

到目前为止，我们提到了获得性和构成性两种不同层面的概念论和非概念论。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获得性解释和构成性解释两种不同的层面谈及概念论和非概念论之争，聚焦的是两种不同样态的问题形式，因而其中涉及的双方立场和辩护策略也不尽相同。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概念论与非概念论之争大部分都是在构成性解释的层面展开的，而我们所关注的概念和经验之间关系的研究，则多集中于概念论的获得性解释。例如，哲学家泰伊试图辩护经验具有与信念完全不同种类的内容<sup>②</sup>，他的论证出发点就是一种明确的非概念论的获得性解释立场。然而，我们需要在获得性和构成性两个维度更为准确地理解概念和经验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关于概念论和非概念论之争的大多数文献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上述两种解释维度的区分。这也使得辩护非概念论的论证通常只反对关于经验内容的完全概念论解释，并不能彻底驳倒部分概念论。无独有偶，概念论的捍卫者们通常也是反对经验的非概念论，并没有考虑部分概念论的可能。伯尼曾指出，在这场争论中，双方显然是共有一种缺省观点（default position）<sup>③</sup>：我们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思想是概念化的，但很难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会不经论证地把相信思想是概念化的理由理所当然地适用在经验上。当然，伯尼说：“实际上，争论的双方都赞同感知与传统的命题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似性。”<sup>④</sup>这一点是对的，如“我相信面前有一本红宝书”和“我看见面前有一本红宝书”有某种相似性。我们也承认，概念论者不会否认思想（thinking）和经验（experiencing）都涉及一种关系，都是一种心理表征，也都负载一定的内容。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凭借思想和经验共享类似的表征结构这一事实，就认为他们所包含的表征和内容也是同一种类的。

正如前文提到的，支持非概念论的论证基本上都以彻底反对概念论为宗旨。在此，笔者将回顾和审视三种为非概念论辩护的论证：（1）连续性（continuity）论证；（2）系统性（systematicity）论证；（3）丰富性（richness）和精细性（fineness of grain）论证。其中最后一种论证最为复杂，其反响也最为广泛。

## 二、动物和人类经验的连续性论证

比较而言，连续性论证是非概念论论证中说服力最弱的一种，它从动物和人类进化连续性的角度揭示人类认知的特异性，因而也体现了一种进化论介入哲学和认知科学研究的新路径。连续性论证从我们直觉性的看法入手：

（a）非人类的动物（至少是灵长类的动物）具有和我们不完全一样的知觉系统；所以（b）它们的感知觉状态也和我们不完全一样，当然也不能排除我们和它们共享某些感知觉状态；另一个直觉性的前提是（c）非人类的动物无法获得任何概念。因此，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d）非人类动物的知觉状态的内容必然是非概念化的，因为那些内容是非人类的动物在没有获得任何概念的情况下具有的；并且（e）某些

<sup>①</sup> Brewer, B., "Do Sense Experiential States Have Conceptual Content?"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eds. E. Sosa and M. Steup. Blackwell, 2005, p. 217.

<sup>②</sup> Tye, M., "Non-conceptual Content, Richness, and Fineness of Grain," *Perceptual Experience*, eds. T. Gendler and J. Hawthorn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504-530.

<sup>③④</sup> Byrne, A., "Perception and Perceptual Content," *Contemporary Debates in Epistemology*, eds. E. Sosa and M. Steup, Blackwell, 2005, p. 237, p. 242.

构成我们知觉状态的表征内容是非概念化的。

上述推论中仍有一些疑点需要在此考究一番。首先，连续性论证的结论 [参见上述 (d) 和 (e)] 并没有明确地表明人类的知觉状态是全部非概念化的。暂且承认上面的推理过程无误，我们也只能推断出人类的感知觉状态是部分非概念化的，或至少存在某些非概念化的内容。皮考克对此的表述是，“知觉的某些表征内容是非概念化的”<sup>①</sup>。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连续性论证所反对的是概念论的获得性形式。这一论证的结论提到，因为动物和人之间的连续性，所以相比动物或前概念阶段的婴儿可能在没有获得任何概念的前提下具有知觉表征或知觉内容，人类的知觉也可能具有这类非概念的内容。但是，上文已经分析过获得性解释和构成性解释的区别，因此在获得性层面的非概念论论证并不一定适用于构成性的维度。即使连续性论证在概念论的获得性层面成立，也不意味着在构成性层面亦然。

事实上，获得性的非概念论和构成性的概念论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说，连续性论证并不能排除概念论在构成性层面的合理性。伯尼的概念论的构成解释策略就间接承认，非概念论的获得性解释对于动物经验的主张是正确的，也即猴子可能在没有“香蕉”和“树”的概念的情况下看到树上有香蕉。<sup>②</sup> 依照概念论的构成性解释，动物的知觉状态也可能是由概念构成的。然而，伯尼所展示的论证仍旧值得质疑。因为连续性论证将动物无法获得任何概念 [见 (c)] 作为前提，这也意味着动物不可能凭借概念来思考，因而动物的“信念”状态也不是以概念作为其构成物的。照此逻辑，伯尼在接受连续性论证的前提条件下，只能得出动物的知觉状态可能以概念作为其构成物，但它们的信念状态却不是由概念构成的结论。这一说法岂不怪哉？

更难以自圆其说的是，在讨论知觉状态是概念的还是非概念的问题之初，我们就把知觉状态和信念状态做比较。但是我们不能把知觉状态和任何人的信念拿来比较。如果人类的知觉状态和信念状态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就是非概念的。反之，如果人类的知觉状态和信念状态本质上相同，那么知觉状态也是概念化的。所以，我们可能会认为，非人类的动物的知觉状态如果和动物的信念状态不一样，那么就是非概念化的，如果一样就是概念化的。但是按照前提 (c)，动物信念的构成物也不是概念。因此，如果动物知觉的构成物是概念，那么它们就和动物的信念状态具有不一样的构成物，进而它们也可以说是非概念的。

当然这只是一种逻辑上可能的说法，也许并不会导致伯尼的论证坍塌。因为只要动物的知觉内容是人类所能理解的一类内容，那么连续性论证的结论就是有问题。承认人类和动物共享部分知觉内容，同时又承认动物无法获得任何概念，是不能正确推理出人类和动物共享的内容就是非概念的这一结论的。

最后，更进一步地，动物是不是就真的无法获得概念呢？尽管我们可以接受连续性论证的前面两个前提 [(a)、(b)]，但是前提 (c) 确实还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想。从另一方面说，如果我们有理由相信动物的思想和人类的思想有着本质的差异，或者动物根本就不能拥有人类称之为思想的东西，最多只是具有一种原始思想 (proto-thought)<sup>③</sup>，那么同样何以见得动物的知觉和人类的知觉就能共享某些内容呢？伯尼和普莱尔也提出了类似的疑问：“如果低等动物的认知仅仅是游弋在原始的思想中，那么为什么不能认为它们的感知也只是一类原始的感知呢？”<sup>④</sup>

### 三、思想和信念内容的系统性论证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福多就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人类的思想具有丰盈性 (productivity) 和系统性。<sup>⑤</sup> 这一点足以让我们相信，思想中的表征内容也要能满足丰盈性和系统性的特点。而一个非概念

① Peacocke, C., "Phenomenology and Nonconceptual Content,"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62 (3), 2001, p. 613.

②④ Byrne, A. & Pryor, J., Bad Intensions, *The Two-Dimensionalist Framework: Foundations and Applications*, eds. Manuel Garcia-Carpintero & Josep Maci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38-54, p. 46.

③ Dennett, D.,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p. 69.

⑤ Fodor, J.,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New York: Crowell, 1975, pp. 25-40.

论者可能会否认经验具有系统性的特点，从而他也会否认思想中的表征内容和经验中的表征内容是同一种类。泰伊为非概念论辩护的论证就是遵循这样一种思路。<sup>①</sup>

所谓思想是具有丰富性的，意思是说，我们能够不断获得新的思想。但是人类在有限的理智水平和认知能力下如何获得不断丰盈的思想呢？福多说，这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过特定的规则将有限的相对基本的思想单元（也是一种心理表征）组合和重组产生出新的思想。由此思想应该具有一种系统性的结构：思想的构成单元之间能按照某种特定方式联系起来，一个思想也可以按照某种方式和别的思想联系起来。例如，对于“梁山伯爱祝英台”这样一个思想而言，懂中文的人只要是能够思考梁山伯爱祝英台，他就一定有能力思考“祝英台爱梁山伯”这样一个命题，尽管事实上祝英台未必真的爱梁山伯。按照雷（Rey）的解释，我们可以说，某人具有思考表征内容为 P 的思想的能力蕴含着他也能够思考表征内容为 L(p) 的思想，其中 L 表示 p 在命题中的位置，而 L(p) 是对内容 p 的一种逻辑排列。<sup>②</sup> 我们可以借助句子的结构来更直观地理解思想的这种系统性。“梁山伯爱祝英台”这个句子是一个表达了“梁山伯爱祝英台”这样一种含义的复杂的心理表征，同时这个句子也由一个涉及“梁山伯”的构成成分、一个涉及“祝英台”的构成成分以及一个涉及“某人爱某人”二元谓词关系的构成成分组合而成。所以，思考“梁山伯爱祝英台”也就意味着能思考上面三种个例的心理表征以及它们可能出现的排列组合模式。

泰伊认为，至少有两种理由使我们相信经验的构成物与思想（命题态度）的构成物并不相同。一方面，“各种疼痛（的经验）间没有如各种思想之间一样的普遍的系统性联系”<sup>③</sup>，另一方面，和思想不一样的是，“疼痛不具有丰富性；我们不能像在有限能力下组合而成无限的新思想一样生成无限多的新的疼痛”<sup>④</sup>。

泰伊还列举认知科学上的进展来支持他对对经验的概念论观点的反对。他在《意识的十个问题：一种现象心灵的表征理论》（1995）一书中这样写道：“我们知道在视知觉中，视网膜成像是在视觉皮层中被重构的（reconstructed），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视觉皮层中相邻的部分表征着视网膜成像上相邻的部分……而视网膜成像中的那类局部解剖组织（topographic organization）也可以在体觉皮层（somatosensory cortex）中发现。例如在人类身体的表面作用于触觉的地方存在一种有顺序的类似的表征。”<sup>⑤</sup> 泰伊总结性地表明，知觉表征就是“那类发生在局部解剖组织上的结构化三维排列或矩阵中的激活（active or filled）细胞的模式”<sup>⑥</sup>。我们可以认为上述特定细胞的激活就是用某种方式表征身体上某一块触觉的发生。当然，这样的对知觉经验或表征机制的解释是可以一般化到视知觉、味知觉等任何经验上的。所以，泰伊由此得出结论：经验性的表征和信念表征不一样，它们具有不同的构成物。表征身体上某一位置触觉油然而生的这种经验绝不是概念，它们不是储存在记忆中的用于高阶认知的心理表征。

泰伊辩护非概念论的论证似乎还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首先，尽管他说经验和信念不一样，经验不是系统性的，但是这仅仅说明了经验不具有像思想和信念那样的系统性，它会有别的形式系统性特点吗？就像疼痛有很多种，如压痛、刺痛、周身痛等，但我们具有经验头部刺痛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就能有经验胃部刺痛的能力，而且对于很多其他的感知觉经验，我们也能意识到这种类似的系统性。例如，当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方形和一个蓝色的圆圈时，我们也能经验到一个蓝色的方形和一个红色的圆圈。泰兹莱夫（Tetzlaff）和雷对蜂群飞行导航研究的实验报告，就是要力图证实蜜蜂的视觉表征中也有类似思想系统性的要素。<sup>⑦</sup> 另外，显然系统性论证的出发点是信念和概念关系的构成性解释。泰伊忽视了在获得性层面，感知者能够在掌握部分概念的基础上拥有经验内容的系统性，即使这些概念不能充分描述经验现象的每一

① Tye, M.,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e Phenomenal Mind*, MIT Press, 1995, p. 120.

② Rey, G.,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Blackwell, 1997, p. 167.

③④⑤⑥ Tye, M.,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e Phenomenal Mind*, MIT Press, 1995, p. 120, p. 120, p. 120, p. 121.

⑦ Rey, G. & Tetzlaff, M., Systematicity in Honeybee Navigation. *Philosophy of Animal Minds*, ed. Lurz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2.

侧面。

#### 四、知觉内容的丰富性和精细性论证

在辩护经验非概念论的论证策略中，丰富性和精细性论证是最著名的，其引发的争论影响也最为广泛。然而，这两个论证的核心前提却是非概念论者和概念论者都会接受的事实，即经验是丰富的，如我们的感觉图像就具有高度的精细颗粒。非概念论者和概念论者争议的焦点在于，概念论是否能够充分解释经验的这种丰富性和精细性。那么我们首要关心的问题自然是，什么是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细性。说经验是丰富的，意思是说我们的经验就像一幅高分辨率、高清晰度的图像，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件事物都能在我们的经验中细致入微地表征出来。当然也有一些学者发现，其实经验的图像并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细致准确。如果感知者有意识的注意没有指向外在事物的某个侧面，那么他对于这个侧面的经验就有可能与真实有着巨大的差异。<sup>①</sup> 由于我们有意识的注意总是范围有限的，总是聚焦一点不及其余，所以我们对感知对象各个侧面的知觉经验在准确细致方面难免顾此失彼。严格来说，经验的丰富性仅表明，经验包含的信息内容比思想要细致丰富，而不是说经验就和图像完全一样。例如，某人关于桌上有一串香蕉的视觉经验比他关于桌上有一串香蕉的思想要丰富得多。他的这一思想仅仅包含了关于香蕉以及香蕉与桌子的相对位置关系的信息，而他的这一经验包含的信息就有可能要远远超过思想中的信息：包括了香蕉的颜色（是黄的还是青的）、香蕉的大小以及香蕉在桌子上的具体位置（是在桌子中央还是桌子的边角上），等等。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认为经验（的信息内容）比思想（的信息内容）要丰富。

经验被认为是精细的，也就是说，经验能够按照思想所不具备的方式来表征某些确定的属性和关系。某人的经验表征了香蕉在桌上的某个特定的位置，这种内容比“香蕉在桌子的左上角”这一思想所表征的内容要更为精确。经验还能表征此时此地的香蕉是带着某种光泽的黄颜色，不是一般的黄颜色。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细性分别侧重经验在广度和精度两个向度上的特征。尽管在前文中我们把丰富性和精细性放在一起谈论，但它们是相互独立的：有的经验是具有精细性的但却不是丰富的，反之亦然。对一面白颜色的墙的知觉经验也许就不是很丰富（这已经比这是一面白颜色的墙的思想内容要丰富，这一经验内容至少还表征了我的身体和墙之间的相对位置等），但这一经验确是具有精细性的，因为这一经验能表征出墙的不同位置上反光、阴影明暗度的差异。同样，某个经验也可能是丰富的但却不具有精细性。例如，上面的例子中提到的关于香蕉放在桌子左上角（某个特定的位置上）的经验，这一经验显然比香蕉放在桌子的左上角的思想内容（这一思想内容只是对香蕉和桌子间相对位置的一个模糊表征）要丰富，但却没有表现得更具精细性。非概念论者惯用的策略，是从经验所具有的丰富性推出经验是非概念的：

(1a) 知觉经验比思想内容丰富；

(2a) 因为经验比思想更丰富，所以一定会存在着某些时候，主体的经验可以表征某个属性而此时他并没有获得任何概念；

(3a) 因此一定存在着某些时候，经验是非概念的。

同样地，非概念论者也从经验具有精细性推出经验是非概念的。

(1b) 经验比思想更具精细性，比如它能表征某些难以表达的颜色；

(2b) 通常主体不能获得某些足够细致的概念，就像某些颜色概念；

(3b) 因此，经验有时能表征某些无法用概念表达的属性。经验是非概念的。<sup>②</sup>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两个论证的结论都没有说经验全部是非概念的，只是表明经验可能部分是非概念的。其次，就像连续性论证一样，丰富性和精细性论证所反对的是概念论的获得性解释。它们都在强调

<sup>①</sup> Simons, D. J. & Chabris, C.F., "Gorillas in Our Midst: Sustained Inattentional Blindness for Dynamic Events," *Perception*, 28, 1999, pp. 1059-1074.

<sup>②</sup> 上面两个论证都是在对比经验和思想的信息内容时做出的，它们表明了经验不同于思想的两个独特方面。(1a)到(3a)的论证前提是经验比思想的信息内容要丰富；(1b)到(3b)的论证前提是经验比思想更具有精细性，经验能凭借思想之外的方式更精确地把握外在对象。

经验能表征的比用获得了的概念去表征的属性要多，而且很多具有高精细性的属性显然无法用获得的概念去表征。如果这一论证正确，那么它揭示的仅仅是获得性层面概念论的错误。当我们转而分析构成性解释的概念论和非概念论之争时，这一点将会更加清晰。按照构成性概念论的观点，某个概念被包含在经验中但却不被包含在思想中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即使某人的经验是丰富的，能表征一个特定的属性如成为一个四角兽的样子，同时他并没有获得“四角兽”的概念，这一事实也只能说明在这个人的经验中没有与在思想中一样的概念，而由此不能推出这个人的经验中就没有任何概念。类似地，他的经验也是具有高精细性的，这种经验能够表征某种特定的颜色，同时他的大脑中没有表征这种颜色的概念，这一事实也不能说明他的经验中就没有其他相关概念。事实上，经验的丰富性论证和精细性论证并不能直接回答知觉内容是否非概念的问题。这两个非概念论的论证策略既不能被看作是对构成性概念论的挑战，也没有彻底击败获得性层面的概念论。

经验精细性论证的另一种版本是在构成性解释层面、在概念心理表征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构成性的概念论认为，一个主体经验到的复杂的相关心理表征全部由概念构成。但是从概念的心理表征论的观点看，概念本身就是某类心理表征。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说过，概念是那种“储存在记忆中的心理表征”<sup>①</sup>，克鲁德斯（Carruthers）也曾把概念清晰地定义为是“离散的（discrete）、记忆中的思想和判断可重组的构成成分，它们这些在思想中的个例在推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sup>②</sup>。毕竟，思想的构成成分必须要能支持推理，而要做到这一点，两个同一的心理表征就一定要能被确认为是同一的或者是同一类型的两个不同个例。这一要求的典型实现形式就是在计算机上。我们知道，一台计算机能很好地运算包含有实质蕴涵（modus ponens，即逻辑上为“如果……，那么……”的形式）的推理。雷将这一意思表述为：“如果计算机的输入信息中包含有 Fa 和 Fa→Gb，那么它就会在输出的信息中显示 Gb，而且在任何类似的物理符号出现的时候，计算机的运算结果是一样的。”<sup>③</sup>显然，只有当计算机能够把“Fa”的两个不同个例确认为是同一类型，它才能进行包含有实质蕴含形式的推理运算。如果概念是心理表征，它们就一定是储存在记忆中的，换言之，概念要能够被认知主体再次地识别和确认。按照这种对概念本质的分析，构成性解释的概念论就无法说明作为构成成分的概念到底是什么，概念是否真的存在。因为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完全的把握，去相信在他经验中的每一个属性他都能储存在记忆中，都能将其作为一种概念回忆起来。认知心理学家雷夫曼（Raffman）在实验中发现，我们经验中的许多属性实际上在这一原初经验发生几秒钟之后，就不能再次被识别和确认了。<sup>④</sup>泰伊也认为：“尽管不同红色的属性可能表征在感知主体的经验之中，但在他的记忆中是没有典型的‘红色 29’和‘红色 32’概念框架的。”<sup>⑤</sup>尽管这一版本的精细性论证对构成性的概念论提出了质疑和反驳，但是他并没有谈及信念的构成成分到底是什么。如果信念和思想的构成物并不完全是概念，那么经验是非概念的这一命题就无法得到充分辩护。

本文批判性地回顾了为非概念论辩护的几个重要论证：连续性论证、系统性论证、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细性论证。它们都试图表明经验与信念和思想不同，是一种非概念化的心理内容。但从信念与概念的关系出发，引入获得性和构成性两种不同层面的解释维度后，我们发现，连续性论证和系统性论证都不足以在上述两个层面全面否定概念论的立场。因为正如连续性论证所表明的那样，婴儿和动物的经验与我们的经验有相似之处，他们的经验能和我们的经验共享一些构成成分，但这并不足以得出经验的构成成分就完全不是由概念构成的，经验的构成物就不能是概念的。而且，就像信念一样，经验也具有一定的系统性，所以我们不能以模棱两可的系统性标准判定经验不能是概念化的，尤其是判定经验的感知者不能获得任何概念。

① Tye, M., *Ten Problems of Consciousness: A Representational Theory of the Phenomenal Mind*, MIT Press, 1995, p. 139.

② Carruthers, P., *Phenomenal Consciousness: A Naturalistic The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135.

③ Rey, G., "Phenomenal Content and the Richness and Determinacy of Color Experience,"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14 (s 9-10), 2007, p. 213.

④ Raffman, D., "On the Persistence of Phenomenology," *Conscious Experience*, ed. Thomas Metzinger, Ferdinand Schoningh, 1995, pp. 293-295.

⑤ Tye, M., "Non-conceptual Content, Richness, and Fineness of Grain," *Perceptual Experience*, eds. T. Gendler and J. Hawthorne, 2005, p. 104.

经验的丰富性和精细性论证被认为是经验非概念论的最强有力的辩护。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这类论证最终的结论既不能被看作是对构成性概念论的挑战，也没有彻底击败获得性层面的概念论。而且，对于信念或经验的构成成分到底是什么，概念论者和非概念论者没有统一的解释基础。所以，经验是非概念的这一命题仍旧无法成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分析哲学和现象学对话中的知觉意向性研究”（13CZX049）的阶段性成果）

（见习编辑：王鑫 责任编辑：牧秋）

## Nonconceptualism of Experiential Content Revisited

—— Based on the Two Levels of Possession and Constitution

YU Feng

**Abstract:**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he content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is conceptual or non-conceptual has become a fierce issue i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of mind and perception. The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conceptualists and nonconceptualists is whether the content of perceptual experience is the same as that of cognitive belief.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the two kind of debates between conceptualism and non-conceptualism on the two levels of possession and constitution, and re-examines three important strategies for defending non-conceptualism - the argument of continuity, systematicity, richness and fineness of grain. Although they all attempt to show that perceptual content is non-conceptual, neither can they be seen as challenge to constructive level of conceptualism nor as complete defeat of conceptualism at the possession level. And there is still no unified explanation basis for what constitutes belief or experience. Therefore, the position that experience is nonconceptual is still untenable.

**Key words:** conceptualism, nonconceptualism, continuity, systematicity, richness